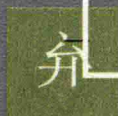




薛忆泓◎著

以文学的名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先锋注定是孤独的

十二月

朱子借

薛忆沩◎著

以文学的名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文学的名义/薛忆沩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675 - 7659 - 9

I. ①以… II. ①薛…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9744 号

以文学的名义

著 者 薛忆沩
责任编辑 朱华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4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7659 - 9/I · 1884
定 价 4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一

去年大年三十那一天，我完成了这部作品最初那个版本的整理。它的正文部分结束于《隐居在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在随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争取它的出版，却也一直都没有结果。接近年底的时候，我完全清楚了其中的原因。而从新加入到正文最后部分的那五篇作品，读者也应该马上就会清楚这“没有结果”的结果完全是出于神奇的天意。

对我来说，2017 年是神奇的一年。首先，三部不同作品的三个不同语种译本的同时问世，加上之前出版的《深圳人》英译本的持续升温，为“‘异类’的文学之路”打开了国际的通道。同时，围绕着《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译本和《深圳人》的法译本展开的那一系列“超验现象”又为认识生命和文学提供了特别的角
度。这部作品没有在 2017 年出版就是因为它在等待着那神奇年份的全部的神奇。

同时，它也在等待着 2017 年的过去。因为接下来的一年是我文学道路上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1988 年 8 月，我的中篇处女作在《作家》杂志上“头条”发表，这是我正式进入中国文学

景区的标志。整整三十年过去了……能够在如此特殊的年份出版这部关于文学和人生的作品也同样应该是“成事在天”的例证。

12月中旬，蒙特利尔的严寒提前到来。这让我充满了担心。我担心自己已经坚持了20年的迎新仪式会被“不可抗力”中断。我担心新的一年会因为这中断而错失机运。奇迹再次出现：元旦清晨的气温尽管仍然低于零下30摄氏度，却并没有如我担心的那样刮起凛冽的寒风或者降下狂乱的雪暴。我相信这同样是出于天意。于是我像往年一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起步。最后，我带着满身的冰碴跑完了11公里的距离，跑进了2018年的晨曦。

15个小时之后，责任编辑确认这部作品出版条件的邮件出现在我的邮箱里。这消息正式拉开了2018年的序幕。

薛忆洧

2018年1月13日

序二

2015年6月，第一部《薛忆沩对话薛忆沩》还没有上市，这“续集”中的第一篇就已经随《作家》杂志第七期里的其他作品一起下厂了。这种时间上的重叠让我马上就想到关于“‘异类’的文学之路”的对话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我当时绝对不可能想到它会以这样的速度继续。仅仅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这种对话又积累到了需要再次结集的规模。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积累的速度。我倾向于将它与自己这四年来在创作上的丰收和在市场上的拓展联系起来。前者当然是“勤奋”的结果，后者不妨视为是“运气”的见证。

2016年12月初从国内做活动回来不久，我就开始整理过去两年的访谈。我原以为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其中多数都是“名篇”，又获得过不少读者的好评，也曾经被不少的网站转发，质量应该有基本的保证。没有想到刚进入第一篇的第一问，我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冒头。继续下去，不满情绪更是急剧膨胀。就这样，我又一次被推进“重写”的狂热之中。结果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农历年三十那一天才完

成全部的整理。

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经常遭受疲惫和厌倦的伏击。这时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躺在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三宿舍 116 房靠窗边东侧高铺上的年轻人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经常会在深夜里惊醒。他经常会与自己对话。那是他与自己最近的时刻。那也是他与未来最近的时刻。他已经知道他必将离经叛道，走“从没有人走过的路”。他已经知道那意味着他将要穿过很长很长的黑暗，将要面对很多很多的羞辱，将要忍受很深很深的孤独……有一次，他甚至看到了那条路的尽头：他僵硬地躺在那里，躺在路人冷漠的目光中。突然，一个蒙面人走过来，从背包里取出一本本的书。放下最后一本书的时候，蒙面人用略带挖苦的口气说：“这就是你的‘一生’。”

现在，那一生应该是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可是，我写出的作品还没有达到那个蒙面人从背包里取出的书的三分之一。我想这就是我将自己这部访谈作品的续集整理成书的意义。我在鼓励自己不要松懈，我在鼓励自己继续努力，我在鼓励自己写出更多的作品，我在鼓励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

薛忆沩

2017 年 2 月 2 日于蒙特利尔

目录

序一 / 001

序二 / 001

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生根 / 001

文学的宿命与革命 / 037

永不磨损的乡愁 / 055

捍卫阅读的尊严 / 067

用“精神胜利法”支撑理智和脊椎 / 075

走向世界的“深圳人” / 086

“最神圣的事业” / 098

迷宫里的文学、历史和哲学：重读《遗弃》 / 111

深圳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 128

引人注目的文学奇观 / 143

“童话”和“神话” / 156

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 / 167

全球化时代的“真”与“爱” / 176

隐居在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 / 184

只有虔敬的文学能够带来的神奇 / 200

不要让现实的喧嚣掩盖了文学的精华 / 206

与“非凡的鉴赏力”结缘 / 211

“衣锦还乡”的《深圳人》 / 216

中国文学的节日 / 225

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生根

弃理从文 开启“迷人”的文学之路

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是国内知名的高校,更为许多男生所向往,计算机在当时也是新锐又热门的专业,为什么你本科毕业之后没有在所学的理工方向深造,而是转向文学创作,后来还攻读英美文学的硕士学位和语言学的博士学位?促使你弃理从文,最终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触动了你年轻的心灵,驱使你下决心转向文学的呢?

促使我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应该是中国大陆始于1978年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大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它的“主旋律”是以存在主义为旗帜的西方哲学思潮。我的基础教育横跨整个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无疑是我个人成长期中最关键的阶段。在关于七十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谈到了“死亡”和“语言”对我的成长造成的深刻影响。在那场思想解

放运动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早熟、敏感和好学的少年；我已经在博览群书和放眼世界；我已经完成了我在知识上的原始积累……1980年5月，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在巴黎街头为萨特送葬的壮观场面通过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12英寸的屏幕投射进我心灵窗口的时候，我立刻被“精神”的魅力强烈地触动。从此，“不朽”的文学成为我生命的追求，“神圣”的写作成为我生活的意义。

当时在高中阶段要进行文理分科，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要学习文科？

我一直是文理兼优的学生，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又有重理轻文的强烈偏向。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个理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仅仅是因为喜爱而去选择学习文科。我也没有能够脱俗。现在想来，这种选择对我其实就是宿命：一方面，它延长和深化了我个体生命的困惑；另一方面，它延长和深化了我的数学训练。要知道，个体生命的困惑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的心理基础，也是我全部作品的主题；而数学训练培养了我对语言和叙述逻辑特殊的敏感和美感。物理和化学同样对我有很深的帮助。物理将我引向事物的复杂性：光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原理等物理规律都深刻地影响了我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而奇妙的化学反应和精致的化学结构式也为我将来的叙述设置了很高的标准。

大学二年级，你在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读完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感动得“第一次”为文学作品流下眼泪。而三十二年以后，在这位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过非凡影响的文学大师离开人世的时刻，你对他孤独的人生和作品做出了精到而动情的解读。你的《献给孤独的挽歌》一文在2014年4月25日传遍了中国，感动了无数热爱文学的读者。发表这篇长文的媒体在编者按语中感叹说：“中国作家总算对马尔克斯有了一个交代”。现在回看自己的文学道路，你怎样评价十八岁的那次阅读对你的影响？是否可以说，是马尔克斯开启了你的文学之门？

阅读对写作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说福克纳当年从欧洲旅行回来的路上一直在阅读被美国法庭定为禁书的《尤利西斯》。乔伊斯的“意识流”让这位长年生活于美国南部的天才顿开茅塞。而马尔克斯本人也是在读到福克纳和卡夫卡之后才顿悟了小说的奥秘，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影响”是关于写作者的一个重大问题。我的情况有点奇怪。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哲学，尤其是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哲学。在以前的访谈中，我多次提到过1976年（也就是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我无意中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读到了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那是我一生中真理最宿命和最震撼的相遇。我后来多次强调：“我的写作是十二岁那一次阅读留下的伤痕。”忧郁的情绪

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六年之后,那忧郁的情绪又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推向了更深的部位。那是我与真理的另一次宿命又震撼的相遇。就像《等待戈多》一样,那也是一部关于等待的作品,是等待得令人窒息的作品。它将读者带向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说什么都不可能发生)的结局,带向绝对的虚无。生命和时间因此都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就是孤独的极限。我的写作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我的人物都在遭受着孤独的煎熬,现在想来,这一切与十八岁的那一次阅读当然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处女作是中篇小说《睡星》吗?是什么时候发表的?这篇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坚定了你走上文学之路的信心?现在回头看,你如何评价这篇处女作?

“处女作”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不为人重视了,就像“处女”这种生命状态一样。《睡星》发表于1988年第8期的《作家》杂志,而且是头条。在那之前,我只在不起眼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短小的作品。《睡星》是1986年1月写成的。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一家一家的杂志拒绝,有两次甚至都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关,到了发稿的前夕。这种令人气馁的经历成了我随后文学道路上的“常态”。它也是我现在还经常要面对的“新常态”。是述平的信传来了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份捷报。与《作家》杂志关系密切的述平是我在大学阶段就已经

结识的朋友。他也是“弃理从文”的典型。他大学阶段学的也是计算机。后来写诗、写小说，最后成了中国著名的电影编剧，是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和多部姜文电影作品的编剧。而《睡星》的责任编辑是当时在国内非常活跃的作家洪峰。我记得述平在信中还转来洪峰的断言，说我“将来是要写大作品的”。这种来自名家又放眼未来的断言对一个刚刚有机会发表作品的写作者当然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睡星》的发表奠定了我与《作家》杂志迄今已近三十年的美满“姻缘”。最近这些年里，《作家》杂志对我的写作尤其是我的“重写”给予了极富胆识的支持。它发表了所有我希望它能发表的“重写”作品。而通过《作家》的发表，所有这些作品也都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关注，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喜。

现在我很少谈论《睡星》了，也没有将它收在任何一本小说集中，也肯定不会对它进行“重写”。它是我试图“遗弃”和“遗忘”的幼稚的作品。不过现在细想起来，这幼稚的作品与我后来那些成熟的作品也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相似：它表现的是个人的抗争和挣扎，同时它又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诗意。

第一部小说集的出版对你今后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于2002年2月正式移居加拿大。之后有将近三年半的时间没有踏上祖国的大地。2005年夏天第一次回国的前夕，中

山大学的林岗教授建议我将已经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当时，我在域外的生活已经基本安定下来，而我出国之后的第一部作品《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在前一年发表之后又引起了热烈的关注。它将“薛忆泓”这个符号重新激活，带回到了中国文学的视野之中。林岗是我当年在深圳大学的同事，也是我最近这20年来交流最多最深的朋友。在《我的长跑教练》一文中，我粗略地谈论过我们的相识和相知。能够有这样一位心怀高贵的精神向往、对世事有超凡的洞悉、同时又充满人情味的朋友，当然是我文学生命的幸运。从友谊之初，林岗就对我的文学追求有强烈的认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于2006年初出版。就像前两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的《遗弃》一样，这次出版对我个人来说仍然毫无经济效益（注意，我这时候都已经超过卡夫卡去世的年纪了）。但是小说集在出版之后迅速获得了来自读者和学者的好评，为我赢得了丰厚的社会效益。这对我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因为“背井离乡”而模糊不清的生活方向又一次变得清晰起来了。我知道我将继续朝着汉语写作的腹地走去，不管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怎样的艰辛。

后来，在2010年前后，也就是在为《随笔》杂志和《南方周末》写作过读书专栏和在写出了《与马可·波罗同行》以及尝试着用英语写出了第一部小说之后，我对汉语的感觉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飞跃。崭新的感觉让我不再以自己颇受青睐的第一部小

说集为荣,反而以它为耻。这就是我固执地开始“重写”的原因。其实在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会如此地漫长又如此地艰巨。它持续了整整五年。它耗费了我巨大的精力。但是,我完成了。经过彻底的“重写”,加上大量新作的补充,我上演了一台将第一部小说集“一分为四”的魔术。2006年版的《流动的房间》现在已经可以宣布报废了。它经过“重写”的所有篇目现在分散在201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流动的房间》新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以及今年同样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集中。这四部小说集风格殊异,呈现出我短篇小说创作的多样性。

独立特行 坚守“异类”的小说创作

你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界最独立特行的人物:从来没有加入过作家协会,也几乎没有参与过官方组织的文学活动。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你的写作一直是“在野”的写作,你的文学也一直是“独立”的文学。你在文学上的追求是个人的追求、孤独的追求,也是最纯粹的追求。你的这种独特的文学状态是出于性格还是出于信仰?

我想两者都有。我生性就比较孤僻,对任何性质的集体活

动都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在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北京高校的学生有机会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我们整个年级有近八十多个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参与班主任老师所说的那“历史性的”活动。同时，我也坚信文学是个人的事业，是孤独的事业。与同行的交往和切磋如果能够直面文学，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所有与利益密切挂钩的大集体和小圈子都很容易将文学变成生意，都非常危险。是的，在文学上，我一直保持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这种独特的文学状态当然让我受益无穷，但是它也给我带来过许多的尴尬和困难，比如在五十岁之前，在文学成就已经获得确认之后，我却还从来没有得到过国内文学奖的光顾。我无疑是中国所谓著名作家中在这方面的“翘楚”。

你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历时十六年创作完成，后来结集为《出租车司机》出版。这个系列的开篇之作是首发于《人民文学》1997年第10期上的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你是发表了这篇作品之后才萌生出写这个系列短篇的想法，还是此前就已经有写作的计划？

“深圳人”系列小说是2005年我回国之前不久才产生的想法，与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的首次发表相距将近八年的时间。我不太记得刺激我新一轮创作冲动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因为